



## 人往低处走

合肥 周彪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意即人都是向往美好，向上攀爬，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水往低处流是一种自然现象，水在重力作用下，很自然地流向低处。那么，人为什么要向低处走呢？

一、往低处走才是人生的常态。从人的生命轨迹来看，人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壮变老，直至死亡的过程。这也是每个人从生存发展壮大到衰老死亡的规律。一味地强调往高处走，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人们主观上的愿望，是一种良好的祝福。一个人能不能在事业和生活上往高处走，既取决于时也、运也，更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是想往高处走就能走得了的。况且，高与低是相伴相随的，没有低也无所谓高，没有高也分便不出低，两者相辅相成，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一个人而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不可能永远处在低谷，也不可能长久站在顶峰。因为任何事物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行，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仕途，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而是呈现出有高有低，忽高忽低，高低相伴，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二、人往低处走才是成就事业的基石。古语说：水低成海，人低为王。因为低处才是你聚拢人气，成就事业的发源地。三国时期的刘备能够成就一番帝业，靠的就是往低处走。桃园三结义，张飞是酒贩屠夫，关羽是一个杀人犯，刘备则是皇亲国戚。刘备不嫌弃两人出身低贱，结为过命兄弟，关、张二人成为刘备打天下的左膀右臂；三顾茅庐请后生。按年龄刘备应是诸葛亮叔叔辈，刘备为求得人才，不惜放低身段，三顾茅庐，两吃闭门羹而不气馁，终于得到了诸葛亮这样的年轻俊才，为刘备制定了三分天下的大战略，使事业的发展走上正确轨道。

一棵树苗，如果想成为参天大树，就得将根深深扎入泥土之中，且扎得越深，就越加牢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从投身革命之后，就

潜心于往低处走，到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倾听农民的心声，了解农民的愿望，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战略。一些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坚持中国革命要模仿苏联从城市暴动开始，因为毛泽东同志长期身处低处，了解中国基本国情，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走武装割据的道路。尽管当时不被认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身在高处的人，往往不了解基层的实际，容易犯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革命事业巨大损失。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部队提拔军官一律要经过基层历练，掌握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才能提拔，即使是部队院校毕业生，也要下到基层锻炼，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所以，我军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出自基层，基层才是人才的摇篮。古人也有言：“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部。”这也是我国传统的人才培养、成长基本轨迹。

三、人往低处走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境界。人往高处走不易，由高处向低处走更难。让一个人主动放弃已经拥有的荣华富贵，放弃攀登多年的高位，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古人云：“既得之，患失之”，这也是封建社会官场上普遍心态，能够自觉跳出这种心态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无论是越国的文种，汉朝时期的韩信，也或清王朝时期的年羹尧，共同的弱点都是舍不得已经拥有的高处，最后摔得粉身碎骨。汉元帝刘奭时，疏广、疏受叔侄俩人，是懂得适时从高处向低处走的智者。叔侄俩一个是当代的帝师，另一位是太子、未来的帝师，深受世人仰慕。但两人自幼熟读经书，悟透道家提出的知足知止的天道，主动放弃所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以患病为由提出辞官回乡。

如果没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又怎么能舍得放弃正在拥有的一切？又怎么会赢得了最后的善终？！人们常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又说，高处不胜寒！这都是对一味向高处走者的提醒与警示。适时间向低处走，才会拥有一个成功与安全的人生！

## 种树南山中

陕西西安 李勤安

高中毕业后教室里再也装不下做梦都在自由飞翔的我，恰逢老同学招兵买马去南山植树，于是，背着家人跟着一伙人走进连绵不绝的大山之中。种树的地方叫石门沟，曾经的采伐十二队，成片的山林被砍得所剩无几，光秃秃的空地改做了育林区，为后人留下一片绿色。安顿好一切，带上小铁锹和一百棵一把的小松树苗，提着桶沿门前的小路上走，最后停在一个斜坡前。仔细打量发现坡上修着一层层梯田，后来知道这叫林带。负责植树的技术员把我们领上梯田，交待了株距、坑的深度、直径等标准。指导我们栽了几棵，见符合要求就下山去了。

挖坑、栽树、提水，不停地弯腰起身，跑上跑下做简单的机械运动。第一次干这样的活，老想着停下来喘口气儿，最好躺会儿。路边的大石头、横着的枯树，甚至硬些地面都能凑合。勉强支撑到中午，我像打了败仗的伤兵浑身不自在。坚持走到小木屋，扔下工具坐在圆木上真想一睡千年！中午饭随便吃了点儿跑到宿舍躺下，俩眼皮儿碰在一起人就进入朦胧状态，不用说接着是起伏的呼噜声响起……迷糊中，被人喊起出工，愣怔一阵子知道自己身在山中便梦游似地跟在大伙后面。继续着上午的程序，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饭都顾不上吃把极度困乏的身子扔到床上。此时，天下最美好的事就是睡觉！睡觉！睡觉！

来时把打工想象的无比美好，干了一天就累成这样实在出乎意料，打工两个字好辛苦！有年纪大的安慰慢慢来，有个适应过程呢，过几天就好了。要吃饭，粗茶淡饭吃饱有劲儿。他们说的没

错，一周后逐渐适应，饭量大增。四两的杠子馍至少吃仨，稀饭一老碗，手擀面直接用小盆儿。我们吃菜单调的不行，吃得最多的是一种漆树芽子。这种嫩叶很像香椿，吃着油油的，凉拌最下饭。河沟、附近的坡地到处都有，提着个筐子几下就是一大堆。采得多吃得越多，一大盆子几个人经常不够吃。有足够的热量，跑来跑去不觉累。最欢喜的时候是，我扛着一袋五十斤面粉轻松走完十里地。

不出坡干活，几个人上山采木耳、摘蘑菇，爬到山顶仰视直插云霄的松树；摸黑跑十多里路看露天电影；观赏迎风怒放的野花，侧耳细听各种鸟儿的鸣唱，把没有电甚至没有电波的日子过得像路边的花草那样色彩斑斓。我们种树是承包制，那个技术员住在七八里外的队部，还兼着别的事，过几天来查看进度、检查质量。无人监督，干一阵子活大家就地休息。我们都喊叔的老贺抽着旱烟给我们讲山里的故事，讲着讲着就绕到了“少儿不宜”。几个刚走出校门的“未成年人”不好意思却都不愿回避。眼睛胡乱张望，耳朵竖得老高，生怕漏掉一个字。不光老贺能讲，几个成家的都能讲。亲身经历加道听途说，“颜色文学”是我们植树现场的主旋律。后来，我和小鲁守摊子，他把听来的故事合理加工，让我们度过了许多漫漫长夜。

忙碌中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那个春天几乎眨眼间就过去了，等几面坡全部栽上绿油油的树苗，我们的植树告一段落。三十八年过去，再到石门沟的念头无数次涌起却始终未能成行，但那些种树的场景却经常在梦里再现。梦里的那些树已经有胳膊粗了，有风吹过能听到阵阵涛声呢……

## “糊”不了的乡愁

铜陵 王照祥

“过了腊八就是年”“到了三十晚，尽捡好的搬”。这些民谣说的唱的都是昔日的乡村腊月，到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的过年景象：大红的灯笼挂起来，红红的春联贴上去，更多的是各种美食粉墨登场，一展各家主妇的手艺和才艺，引得乡村的儿童成天家里乐呵呵的，企盼着那大年三十晚上的到来。不过，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在我的老家——横埠河沿岸却流传着大年三十中餐吃山芋糊粉的习俗。

山芋糊粉，那可是一道简单易做的而又十分抢口宜口的美食，她就像一脉思念隐藏在岁月的深处，让人留恋；就像一道时令小吃躲在饕餮大餐的背后，说起来让人口舌生津。

说起这道小吃，不得不说到横埠河。昔时的横埠河地处老桐城东乡，那时河与湖相通，湖江相连，一片烟波浩淼。相传，有一年腊月三十，朱元璋的水军与陈友谅的水军在此鏖战。两军相杀，天昏地暗，其时又风雨大作。风雨歇息，大战方止，朱家军队险胜。当地的亭长号召两岸的百姓犒劳身心疲惫且又被风雨淋得像水鸭的朱家军队，要求食物做得快又要热乎乎。不知是谁急中生智，就用当地的特产——山芋粉就着热水和成了名为“糊粉”的饭食，于是家家户户群起而效之，不一会，朱家的军队就喝上了这热乎乎的糊粉。这简易的美食，直喝得将士们热气腾腾，四边伐鼓士气涌，三军大呼山川动：“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感染得四方的百姓也为之欢欣鼓舞。

时间的积累，岁月的沉淀，生活的浸润，糊粉，这简易的吃食，渐渐地加入更多的调料和佐料，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东乡生民大年三十中餐不可或缺的美餐。然，在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美食精彩纷呈，大年三十吃糊粉的习俗，渐渐地不被小字辈们记起。而我家却依然如故地保持着这一传统习俗，十数年间，家不停地搬迁，但每到大年三十，我的孩子们都会叫着嚷着要吃糊粉了！妻呢，把一大罐炖得黄酥的老母鸡汤，连带着撕得细细的鸡肉丝，切得小小的生付丁豆干丁，还有挂面头，当然也少不了一大把炖得稀化的黄豆，一起倒入大锅内，注入适量的冷水烧起来。

不一会，锅里的水沸腾了，妻一只手持着用冷水“醒”了的山芋粉，一只手拿着长筷子急速地搅拌着，片刻工夫，整个家里就弥漫起可口人口的香气。妻犹嫌味儿不足，又把一小把细细的葱花均匀地撒下去，琥珀色的糊粉加上碧绿的葱花，色香味俱全俱佳。此时，这糊粉就是一种神仙也叫好的美味了。一大家人就喜孜孜，甜滋滋地吃起这美味的糊粉。照例，是爹爹（爷爷）的喟叹，这日子又糊了一年了。儿子吃了第一碗，意犹未尽地还想来第二碗，但锅里已经没有了。爹爹又说，这年三十的中餐就得少吃一点，要饿一点，不然年饭就吃不香。更要记得这一年走得不易啊！

儿子吸了吸鼻子，放下碗，却没有怨言，还忘不了夸他妈一句：“妈做的糊粉越来越好吃了。”女儿瞪了他一眼，说，“你真不知道呀，妈妈放的佐料是一年比一年多啦！这在以前哪有哇”，儿子不好意思地抓抓头，一大家人不由地开心大笑起来。

是的，美食佐以厚重的生活底色，往往就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愁的坐标，成为生活欢乐的一道美妙的音符。